

经典书香

中国古典历史
演义小说丛书

后七国志

【清】

烟水散人 著

团结出版社

非外借

后

经典书香

中国古典历史
演义小说丛书

七

【清】

国

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七国志 / (清) 烟水散人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26 - 4408 - 3

I. ①后… II. ①烟…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257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 * 217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4408 - 3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前 言

《后七国志》，又名《乐田演义》、《后七国乐田演义》等，是成书于明末清初的历史演义章回体小说，全书十八回。

《后七国志》叙述的是战国时期，燕王哙贪慕虚名，因听信谗言而拱手把王位让给了子之。子之即位后变得残暴无道，齐军破燕后被杀。后燕昭王复位，高筑黄金台，礼求贤士，其拜乐毅为相。乐毅长驱伐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每每以仁心宽待齐民。然燕惠王继位后听小人之佞言，以骑劫取代乐毅为将，最终齐国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全部失地。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再请乐毅返国相助，然乐毅留赵终不归。全书结构紧凑完整。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警醒当政者只有对民施以仁政，才能国运长久。

这次再版，我们对《后七国志》原书中的笔误、缺失和难解字词等进行了补正、校勘和释义，希望能够帮助广大读者顺利阅读欣赏。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 年 7 月



目 录

第 一 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	001
第 二 回	演武场横槊示威 无终山潜身逃难	012
第 三 回	命将兴师为贪邻利 见君诉苦盖悔前愈愆	022
第 四 回	燕子之无道受齐刑 并匡章有心乱燕国	032
第 五 回	郭太傅请买死马骨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	042
第 六 回	乐毅诚心合明主 燕王明眼识贤臣	054
第 七 回	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 乐元帅会五诸侯而 出师	064
第 八 回	燕昭王大阅节制兵 韩将军丧命匹夫勇	074
第 九 回	败一阵又一阵急似烧眉 下一城又一城势如 破竹	084
第 十 回	齐劫燕燕乘便转劫齐营 楚谋齐齐临危翻求 楚救	094
第十一回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封 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	103
第十二回	王孙贾左袒诛凶 田法章潜身复国	112
第十三回	乐元帅识天心容小邑 燕昭王念功绩斩谗人	122
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药亡君 齐有谋流言易将	131
第十五回	代大将骑劫辱燕师 拜神师田单振齐气	141

第十六回	骑劫不知兵难免丧身覆国 田单出奇计自能破敌 兴齐	151
第十七回	田将军法驾迎君 燕守将聊城死节	160
第十八回	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 望诸君不忘燕旧永 留名	170



第一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

诗曰：

燕王昏得太无因，不辨君来不辨臣。

奸相矫情称作圣，佞人^①邪说认为真。

明明父子生撑断，好好江山白送人。

自古败亡无不有，从无如此绝天伦。

话说周武王既得天下，分封诸侯八百余国，岂是自树敌国？只不过要他颊辅^②王室，万年无改。谁知人心不古，以强兼弱，渐渐消磨，消磨到周慎靓王之时，除了小国不算，强大之国，只存七国，你道是哪七国？一曰秦，一曰楚，一曰齐，一曰燕，一曰韩，一曰赵，一曰魏。这七国虽皆各有能臣为国家出力，唯燕国坐控幽冀，地土丰雄，风气精劲，往往生聚异人。在七国前时，出了一个异人，叫做孙臆，与魏国庞涓赌斗才智，因出了一个奇计，将庞涓诱斩于马陵树下，故天下皆闻知孙臆之名。此一段故事已有传述，不敢再赘。不期到了周慎靓王五年后七国之时，燕、齐二国又有两个异人出世：燕国一个叫做乐毅，齐国一

① 佞（nìng）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

② 颊辅——口两旁的肌肉。此处有辅佐之意。

个叫做田单，俱先后为国家建立奇功，堪垂千古。此一段故事流传尚少，故细述之以为览古之证。正是：

世复世兮年复年，年年世世出英贤。若无青史春秋笔，异绩奇功谁与传？

话说慎靓王五年，燕国却正是燕王哙在位。这燕王哙为君，说他荒淫虽也荒淫，却又不算十分荒淫；说他骄傲虽也骄傲，却又不算十分骄傲；说他不知世事，而国家政事却又件件留心；说他不知古典，而尧舜禹汤却又事事晓得。只因一味愚顽固执，贪图逸乐，遂做了一个千古出类拔萃的昏君。这燕王虽然昏愚，却胸中尚知有圣贤道理，若有造化，遇着一个忠贤宰相尽力匡扶，再得几个有道良臣正言规谏，也还不致丧亡。不期国祚^①该衰，刚刚又凑着一个奸臣叫做子之。这子之为人，一个胆子比天还大，一个性子比火还烈，一条肠子比钩还弯，一片心机比墨还黑，仁义礼智全然不识，贪嗔痴暗件件皆能，满口夸张，最会哄骗好人，万般算计，却是自寻死路。内虽狡伪，外面却有威仪：生得身長八尺，腰大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远而望之，伟然丈夫；又有气力，信手可以仰绰飞禽；又善捷走，疾步可以追及猛兽；使一柄浑铁槊，有万夫不当之勇；又善夤缘^②。自燕易王在位时，已谋为燕相，执其国柄。及燕易王墓后，燕王哙嗣位，他虽犹居相位，却与燕王哙情意未孚^③，恐燕王哙委任不专，

① 国祚（zuò）——国运。

② 夤（yīn）缘——比喻攀附权贵，以求进身。

③ 孚（fú）——使人信服，信任。



一旦失位，私心时时忧虑，欲请人保荐，却又遍察满朝，无一个为燕王亲信之人，无一个是我朋党之友。

一日，见苏秦之弟苏代也如苏秦一般能言快语，专以游说显名于诸侯，多能足智，燕王深服于他，唯言是听。因暗想道：若得此人在王前赞言一声，则我的相位便稳如泰山磐石矣。又想：这苏代与我平日甚疏，如何肯言？欲要以财货结交他，他的眼孔又大，任是金银也不肯真心为我；欲要以势位倾动他，他连诸侯也不放在心上，何况宰相？再四思量，忽然有悟道：“闻他有一位千金小姐，十分钟爱，若求得来做了儿子的媳妇，两下成了至亲，便不怕他不拔刀相助矣。”算计定了，便央一个心腹相好的大夫，叫做鹿毛寿，为媒去说。

这鹿毛寿为人，又是一个只认得富贵不认得人伦，只知有势头不知有节义的人。今见子之为相，正富贵，正有势头，遂与他结成一党，巴不得子之常常为相，他便有靠，见子之托他为媒，遂连忙来见苏代，细细述子之求亲之意。

原来这苏代虽然四方去游说诸侯，托身取重者却是燕、齐两国，若二国和好，他便好往来其间，持揽二国之权。不期自苏秦死后，齐宣王看破了苏秦之诈，便渐渐与燕王有隙。苏代恐燕、齐有隙，立身不牢，因劝燕王质子^①于齐，方才相安；又令其族弟苏厉仕于齐，常常通好。他既身仕于燕国，燕国相臣岂有不愿结交之理！这日见鹿毛寿来再三求亲，正投其机，即便应允，遂

① 质子——古代派往别处或别国去作抵押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

不日成婚。既成婚之后，两家做了至亲，子之方将燕王新立，与他情意不孚，恐失相位之事与苏代说了，央他于中保护。苏代道：“燕王为人愚而多疑，若直直去说，便不听信，待有好机会，只作无心言之，便肯听从。”子之大喜。

忽一日，燕王命苏代到齐国去看质子。苏代去看了回来，复命道：“质子平安无恙。”燕王因问道：“吾闻齐桓、晋文，得了管仲、舅犯诸臣，所以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成了霸主。今闻齐国的孟尝君亦乃天下大贤，齐王得之，岂不又霸天下？”苏代因欲为子之做说客，遂乘机答道：“齐王虽有孟尝君之贤，以臣观之，却不能复霸天下。”燕王惊问道：“此何故也？”苏代道：“国家得贤臣不难，专任贤臣为难耳。齐王虽知孟尝君之贤，而委任孟尝君却不专一，安能得霸？”燕王因长叹道：“天生贤才，偏立身不耦^①。齐国有贤臣，而齐王却不知用，惜吾独不得孟尝君为臣，若吾得了孟尝君为臣，自当委国听之。”苏代道：“大王何舍近而求远也？今相国子之立身行止不愧古人，又明习政事，即燕国之孟尝君也。自有不知，却慕他人，窃谓大王过矣。”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原来子之可比孟尝，何以见得？卿可细言之。”苏代道：“孟尝君胸既无文，身又不能武，不过赖三千食客为之游扬^②耳？怎如子之文能修名教以安邦，武能敌万人以定国，全不借一客之力。以臣观之，子之殆^③过于孟尝，竟是古之舜、

① 不耦（ǒu）——不遇，不得。

② 游扬——宣扬，传扬。

③ 殆——大概，几乎。



禹。”燕王听了大喜道：“非卿言，寡人几坐失之矣。”因召子之人朝，大加奖赏，遂将一国政事，俱付子之掌理。子之竟受之不辞道：“臣已待罪相国，理该任事，今又蒙大王专心付托，臣敢不竭力效命！”燕王大喜，以为付托得人，快不可言。

子之初为政时，不敢竟行^①，犹取几件大事请王裁决。燕王推辞道：“既已托卿，犹待寡人裁决，是不专也。”竟退入宫中，恣心游乐。子之见燕王委任不疑，大权在己，便有个篡燕之意，因暗暗与鹿毛寿图谋道：“燕王昏聩，又不临朝，大权尽在吾掌，篡之甚易。只恨将军市被并各营，拥着大兵，见难必要救护，恐一时举事，名分不敌，反遭其辱。”鹿毛寿道：“若明明以刀兵夺国，不独市被兵权在手，难于篡弑；即使篡弑成功，而列国诸侯闻知，亦不干休。此招祸之道也。相国若有大志图燕，吾有一妙计，包管相国不动刀兵而大位自至。”子之听了，便喜动颜色道：“此大夫戏我也。以臣而图君，虽极刀兵之力犹虑不能，哪有大位自至之理？”鹿毛寿道：“相国不知也！以刀兵争夺天下，皆后世事也，上古不然也。三代圣帝明王之有天下，皆不传子而传贤，故尧有天下不付子而付舜，舜有天下不付子而传禹，名曰让位。唯后世衰，乃始传与子，以至于今。今燕王甘心逸乐，不喜听政，且远慕圣贤之名，待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以圣人让位之事，彼必喜而听从也。彼若听从而行之，则举国相安，岂不过于篡弑？”子之笑道：“得能让位，可知为妙，但自尧舜以来，经历

① 竟行——直接行事，自作主张。

千年，兴亡之际，无非杀伐，未闻有让位之事，岂至今战国，人心如狼似虎，燕王安得突然而行此？”鹿毛寿道：“人之愚不一端：有愚于狂者，有愚于圣者。愚于狂者，荒淫骄横皆可动之。我看燕王高瞻远慕，是愚于圣者，故思以尧、舜之美名动之。事最难料，待我为相国图之。”子之大喜道：“愿大夫留意图之。倘能成事，决不忘报。”

鹿毛寿因人见燕王道：“大王闲居深宫，不亲政事，乐乎？”燕王道：“甚乐。”鹿毛寿道：“大王身则乐矣，只是名不甚美。”燕王惊问道：“为何不美？”鹿毛寿道：“勤政乃为君之事。今大王为君而不亲政事，只图快乐，安得美名？”燕王道：“寡人虽不勤政，已托相国子之代吾勤矣，总是一般。”鹿毛寿道：“君自君，臣自臣。子之虽贤，位在相国，任是勤政，只完得他相国之事，安能代大王显尧、舜之名？大王要显尧、舜之名，除非实行尧、舜之事。”燕王道：“且问你，自古为君者多矣，何以独称尧、舜为圣人？且闻舜王被袵衣鼓琴，二女裸，未尝不乐，而无人谓其荒淫，此何说也？”鹿毛寿道：“尧、舜所以称圣人而未尝不乐者，妙在能传贤而让其位也。尧王既老，懒于政事，访知舜王之贤，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舜王，自取快乐。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舜之为君，便只诵尧王之圣，而不来管其逸乐矣。舜王既老，懒于政事，访知禹王之贤，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禹王，自取快乐。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禹之为君，便只诵舜王之圣，而不来管其逸乐矣。今大王虽任子之理政，然君位之名犹为大王所据，大王若不勤政而图逸乐，则天下自加不美之名于大王矣，大



王安得称圣人如尧、舜哉？”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据卿这等说起来，则传贤让位乃为君之美事也，何后世无一人行之？”鹿毛寿道：“世俗诸侯，岂能知此！唯尧、舜圣人方思及此。”燕王道：“君位若让人，只怕为君之乐，人又不肯让我。”鹿毛寿道：“让位须让贤人。尧虽让君位于舜，尧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舜贤人也。舜虽让君位于禹，舜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让位若让得其人，虽无为君之名，实有为君之乐，此大圣人所以为之而不再计也。”燕王听了，大喜道：“让位之乐，原来如此！吾何乐而不为？卿可传示子之，吾将让位也。”鹿毛寿因谀^①之道：“大王若果让位，是又一尧、舜也。”因退出，忙报知子之，子之欢喜不尽。正是：

奸臣自道智谋高，篡^②弑^③君王不用刀。

谁想为君偏速死，不如臣位倒坚牢。

让位之事，燕王虽与鹿毛寿商量，却早有人报知太子平。太子得知，惊慌无措，因忙忙入宫，苦谏燕王道：“燕国乃召公奭^④祖宗之燕国，受周天子之封，数百年相传至今。父王岂可一旦贪图逸乐，私自让人。若果让人，是自斩祖宗之宗祀也。况君，元首也，臣，股肱^⑤也，股肱岂可加于元首哉？”燕王道：“让位乃尧、舜大圣人之事，非汝所知也；且名为让位，而仍实享为君之乐。吾意已

① 谀(yú)——谄媚，奉承。

② 篡(cuàn)——封建时代特指臣子夺取君位。

③ 弑(shì)——古时指臣杀君、子杀父母。

④ 召(shào)公奭(shì)——即邵公，周代燕国的始祖。

⑤ 股肱(gōng)——大腿与胳膊。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

决，汝不必多言。”太子平痛哭道：“身为君，方有为君之乐，岂有君位已去，身就臣列，尚能保全其逸乐之理？望父王熟思之，勿为奸人所惑。”燕王怒道：“此吾意也！哪个奸人敢来惑我？你只知恋此君位，以为不朽，不知周家八百诸侯，今存有几？亡者已烟消火灭，不为人齿，何如让此一时之位，上与尧、舜之名同垂不朽之为高哉！汝欲为君，俟汝自为之，吾不能庇汝也。”

太子平知父意不可回，只得含泪而出。臣子中亦有几个进谏者，燕王俱挥斥不听，因下诏命有司择吉让位于相国。子之见有了诏书，满心欢喜，只得虚上表章，假意推辞道：“臣才愧重华^①，德惭神禹，安敢承君王之天位？万望取回成命，容臣效力股肱。”燕王又下诏道：“谦退不遑，愈见圣德，幸早莅臣民，以奠安燕土，不准辞。”子之不好就受，因又上表推辞。

鹿毛寿乘着子之上表推辞，因又入见燕王，说道：“大王可知相国不肯受禅之意么？”燕王道：“不知也。”鹿毛寿道：“昔尧让位于舜，而舜能受位者，尧之子丹朱能体父心而不争也；舜让位于禹，而禹得受位者，舜之子亦能体贴父心而不争也。至于禹，非竟传子，亦曾让位于益，奈何禹之子启不肖，不能体贴父心，竟夺益之天下。故后世谓禹之德衰，不及尧、舜。然细思之，非禹德衰，实禹之子启不肖也。今大王让位于相国，诚当今之尧、舜也。而相国子之不敢受者，因闻太子曾泣谏于大王。大王虽不听，而太子之怨恨必深。今若承命，恐太子一旦夺之，求

① 重华——虞舜的美称。



为相国不可得，故屡辞不受也。”燕王道：“这不足虑。”因下诏废太子为庶人，逐出城外居住，不许入朝干预政事，再命子之受禅。子之遂不复辞，因于南郊筑一受禅之台。

到了这日，燕王先下令，令文武百官俱至旧丞相府，迎请新燕王至受禅台受禅，自却先到台上等候。众官无奈，只得备了旌竿仪仗、御乐法驾，前往迎请。子之见了百官迎请，知事已真，便老着脸皮，装出圣贤模样，冠了王者之冠，服了王者之服，龙行虎步地上了法驾，命众官骑马，左右排班，一队一队地在前引导。一路香烟缥缈，御乐齐吹，直迎到受禅台前方才驻驾。一班文武官，俱下马拥护升台，升到台上，燕王就迎着对拜。拜毕，燕王就将为王的玉玺^①、临民的宝圭^②送与子之道：“寡人德薄，不获自修，又倦勤不能亲政，文武臣民久仰大王的钦明圣德高过唐虞，天纵神威不殊夏禹，诚治世之君，福民之主，故寡人逊此衰残，以让有德。愿大王洪敷恩泽，以救斯民。”子之受了宝圭、玉玺，因答道：“天命在兹，敢不只受；君恩独注，当以有酬。”燕王见子之受了玉玺，就要率领文武百官身就臣列，北面以行朝贺之礼。子之忙传令止住道：“燕大王旧君，有太上之尊，岂可下就臣列！且暂请回宫，再议崇奉之礼。”燕王受命，方先回宫去了，然后百官次第朝见。朝见毕，就发驾郊祀天地。郊祀过天地，才回宫设朝，一面设朝，就传旨拜苏代、鹿毛寿为上卿，其余尽仍旧职，一面就命内侍打扫文华宫，请燕王出居静摄，恐大

① 玉玺——君主的玉印。

② 宝圭——古代帝王举行典礼时所用的一种玉器。

内混杂不便。又传旨：凡燕王之供奉旧侍宫人，俱着仍入文华宫照旧供奉。又传旨：燕王倦勤，喜于静摄，文武百官不许私自朝见，以妨其静摄。传完了数道旨意，方罢朝，早有一班近侍宫人细吹细打，迎入宫中。因有旨请燕王出居文华宫，其供应近侍宫人早遵旨纷纷出宫矣。正是：

君作臣兮臣作君，实为千古之奇闻。

不知共弃如刍狗^①，才似人形早已焚。

子之第二日设朝，第一道旨意即云：宫中近侍宫人，尽发供应旧燕王，内御无人，着选颜色美丽女子三千人，净身少年男子三千人，入宫备用。第二道旨意即云：燕旧王倦勤静摄，供奉宜崇，各项财用俱于常额外加增一半。

这两道旨意一传出去，臣民见了俱惊讶不已，纷纷议论，但因新王初政，不好便上本弹劾，只得权且忍耐。鹿毛寿访知，因暗暗入见子之道：“大王新立，臣民观望，大王何不且传两道假仁假义的诏旨，安定了人心，然后再行此快心乐意之事，使有知有不知，可以掩饰了。今发诏之始，即行此好色贪财之令，未免人心汹汹，大王还须三思。”子之道：“鹿卿有所不知。燕政素宽，若再假以仁义，则民心玩矣。民玩之后再行此苛求之政，万万难从矣。莫若乘此新政威严之际，雷令风行，谁敢不遵？寡人筹之甚熟，故特行之，使臣民知新主作用出于寻常。卿若虑其不遵，寡人明旦再示之以威，无不从矣。”鹿毛寿因赞道：“大王洪

^① 刍(chú)狗——古时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后比喻轻贱无用之物。



深之略，非疏浅之臣所能测度也，但示之以威，亦宜早行，恐迟则臣民又生议论也。”子之道：“要示以威，这有何难？”只因这一示威，有分教：

钳者民口，失者民心。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